

石鼓深深难提笔

流云的云

——石鼓深深。

是的，不是声声。这里的石鼓很难敲出声音，但是无论你是学者还是学盲、近亲还是远客，只要立足片刻，那种深深的震撼与感怀，一定无法抑止。

这里是衡阳八景中独占三处的石鼓书院。三景中，“石鼓江山”是她的秀美；“朱陵诗洞”是她的厚重；“青草桥头”是她的风情。

她是一个狭长伸向江心的半岛，更令人惊叹的是，左蒸水右湘水，这片不到0.5平方公里的山石，居然把湘南两条重要的河流汇聚在一起。而这片山石，也愈往江心愈陡峭，削面为崖，三面临水，形若一面石鼓。每当江流起伏，浪涛拍石，石鼓之声仿佛声穿入耳。

仅是这种壮美，倒也罢了。山石之上的千年石鼓书院，才是更能让你敞心回首的地方。

公元810年，时衡州名士李宽筑屋于山顶与友结伴读书，成为石鼓书院的雏形。作为宋代四大书院之一，石鼓书院比睢阳、白鹿洞、岳麓其他三大书院基本早上百余年。至宋至道三年，邑人李士真拓展其院，作为衡州学者讲学之所，不久，朝廷赐额“石鼓书院”，遂在全国声名远播。韩愈、周敦颐、程洵、郑向、朱熹、张栻、徐霞客、文天祥、邹守益、湛若水、王夫之、曾国藩等名人大家都与此书院渊源颇深，或游历寻访，或讲学授徒，或赋诗作记，或题壁刻碑，或练武演兵，石鼓书院便成了湖湘文化的重要圣地。那位写下“砍头不要紧、只要主义真”的热血革命先驱夏明翰也是这所书院最后招录的学员之一。

这方寸之地，你踩下的每一个脚印，都可能是哪位名人先贤也曾留下的印迹。历代吟咏石鼓书院的诗文不下数千，仅各类《石鼓书院记》就达100多篇。每念至此，这三进五亭台的书院，在你的眼里，该是怎样的一处所在？立于韩愈写下《合江亭》诗句的合江楼上，放眼两江合流，不远处的耒水也环抱过来，三江之气势，并流之分合，城市之繁华，身后之寂寞，辽阔与微小，豁达与孤独，进取与沦落，齐齐涌上心头，此时际你还能有什么不会

感到“石鼓深深”呢？

二

石鼓书院是一本大书，但偏偏地，对于这里，我每次思绪泉涌，却总难以提笔。

她就像我日夜守候的亲人，岁月的沧桑和生活的悲喜全部融解在她的面容、她的发际，我每日凝望，却难以尽言。

如果我只是一个外乡人，立于她几十米高的山崖或水岸之前，望三江汇流，看水天一色，再稍稍了解一下她的深远历史和名人名作，然后拍下到此一游，开开心心与人闲扯和炫耀一番，倒也不失一种畅意与快乐。

但是我不可可以，面对她的一砖一瓦、一字一词、一载一秋，我总是百般感慨与愁肠。

古往今来，著名书院之中还没有一所如她这般坎坷曲折。据考证，她没有一次重修后历经百年不毁，最近一次的全部破坏，是在日军飞机轰炸的炮火之下。而重修，又历经了几十年的等待。

我们总是习惯沉醉于她的久远之中，却很少去记录或面对她所经历的种种际遇。毁去再重建，兴盛再遗忘，高远再微小，她所经历的、所见证的，才是我们最该思考与领悟的。

书院早些年连着一片古街区，有几条纵横相交的石板街，两边是些木屋或旧砖房，还有个像窑洞般的寺庙。青色的大岩石就裸露在湘江岸边，几艘渔船系在一片沙洲之中。

我进城工作之后，就住到了石鼓旁边。在书院回廊上晒太阳，在那条古街吃小食，在江边的堤岸上望天空。特别喜欢夏天夜里的风，仿佛整座城市的风都集中在 了那里，风一会把我吹向蒸水，一会把我吹向湘江，带着水汽，带着花香，还带着对面江岸楼宇的烟火气息。

书院遗址、石鼓古街和她所坐落的山石，完整地成为城市的一部分。

现在我们能见到的，是现代气息的城市广场，以及广场边过于挺拔的高楼。重修一新的石鼓书院里，几处楼阁常年紧闭。没有读书声声，只有庭院深深。

而“青草桥头酒百家”，这曾经的衡阳八景之一，那些酒榭歌台，如今更只有

在头脑里来构想了。至于“朱陵诗洞”呢，倒还有几处崖刻和坍塌的洞口，告诉我们这是一个不寻常的所在。

只有千百年来的江水，吞吞吐吐，总是一片深情。

每当浪花打过来，立于石鼓书院的深刻孤独，便能击中我内心的每一次柔软。

三

她应该被我们仰望的。

因为这所书院，衡阳这座城市足以在中国的历史文化中写下属于自己的一页。理学、心学直至王船山兼容并包的思想体系，衡阳因为以石鼓书院为代表的众多书院，在中华文化的几座高峰里，都处于非常重要的位置。《全唐诗》中，今天能够找到准确位置的书院，全国有48所，湖南有8所，衡阳就有6所。书院称院长为“山长”，亦是 从衡阳开始。五代时蒋维东隐居衡山，收徒授课，学生就称他为山长，“山长”的称法由此而来。

衡阳文化的这种底气，很大部分与石鼓书院相关。

然而，自日军轰炸衡阳、打响那场震惊中外的衡阳保卫战后，石鼓书院就尘封与荒凉在那里，直到21世纪后的重修。

今天，重修一新的石鼓书院也焕发了新的光彩。作为文化景区，逐年被提标提质；作为城市标识，她越来越被这座城市的人民热爱和铭记；开办的“石鼓书院大讲坛”，余秋雨、于丹等名家先后来此坐而论道，影响力越来越大。

但是，文化不仅仅需要仰望，更需要我们正视。每当黑夜来临，每当游客稀疏，每当离开衡阳就很难听到她的名字，我们又何尝没有羞愧？作为四大书院中时间最为久远、山水最为秀美、经历最为坎坷的书院，如何传承和发掘她更深更真的美，我们需要做的似乎还有很多很多。

立于石鼓书院大门，清末诗人周延俊所题的对联，“是七二峰雄峻所钟，看砥柱中流，但莫赏青草烟痕，朱陵石迹；湖卅六湾波涛而上，听鼓角午夜，应不减船山灯影，岳麓书声”，或许正是此刻的心境吧！

石鼓深深，她不仅是我一个人的寄予。她承载着一座城市的深情。

新塘站，无声亦深情

谭绩



惊蛰刚过,李花、桃花在江南湿漉漉的空气里就心急火燎地开了。花儿,自然是滋润得晶莹剔透。垂垂的柳枝赶早似的也冒出了诗韵般的浅芽。黄鹂也感受到了春的气息,极力用它的歌声渲染成春天的背景图。

浩浩荡荡的湘江一路向北,在云集这里拐了一个弯,画出一个巨大的“C”形。新塘站犹如湘江河畔一个浣纱的青春女子,冷艳静谧地俏立于距衡阳仅30千米之遥的地方。

漫步湘江堤岸,放眼一望,菜园里、田野里、低矮的山坡上开满了一簇簇一畦畦的菜花。黄的黄,白的白,顺着山谷田垄,花溪般地蜿蜒而下,一路平铺过去。有关新塘站的记忆,就在这样的情境里氤氲开来。

明代徐霞客曾三过云集,地因人传,人因地传,两相帮衬,俱著声名。370年前一个月明的夜晚,因徐霞客投宿新塘站古河街,在幽静的月下写就了“滩惊回雁天方一,月照杜鵑更已三”的脍炙人口的诗句,从而使新塘站显得古韵悠长。

明清时期,衡州城的运输主要靠水运。湘

江上连两广,下通洞庭湖入长江,因新塘站恰处湘江河畔衡州城的上游,自然而然地成了湘南的货物集散地。

新塘站古河街的兴衰繁荣与码头直接相关联,停靠码头买米买盐进行商贸的船子首尾相接,多达数百条。新塘站附近有诸多的码头,古河街码头人声鼎沸,是真正意义上起卸货物的码头。现在,就是从古河街码头旁遗存下来的民国时期的“交通客棧”的残碑,也可以感受到当年商贸繁荣的景象来。

新塘站的商铺具有典型明清时期建筑的特点。一爿爿的小店一间紧接着一间,砖木结构,青瓦木屏。房舍并不高,铺面左右两边一一对应,中间形成一条窄窄的青石板铺就的街道。铺面竟有百十家之多,有缸店、碗店、南杂店、肉铺、票号、钱庄、当铺、药铺、烟店、杂货铺、绸缎庄、茶楼酒肆等。茶水,用的是从茶园采摘下来的新茶泡制。酒水是刚出窝的糯米酒糟,当然也有酿制的辛辣的烧酒。古河街货物的种类远不及衡州城内的品种繁多,但却成了村里人缺少物什最近的购置处。打铁声、吆喝声与湘江船夫的号子声交织在一起,汇成了一首欢快的跳动的商贸交响曲。坐北朝南的老字号“湘东贺永属寄庐”,如今依然耸立在新

塘站的旷野中,沧桑而静穆地目睹曾经发生过的一切。

这是初春时节一个不同寻常的晚上,江面一片迷蒙。一只摇橹小船从衡州府潮流而上,艰难抵达云集。徐霞客投意小船在古河街码头停了下来,决定弃舟登岸。他提起长衫,沿着古河街码头的石阶拾级而上。

徐霞客漫步在古河街青石板铺就的街道上,走在皎洁的明月里,观赏月光下新塘站的山形与水色。“忽闻岸上涯边有啼号声,若幼童,又若妇女,更余不止,众舟寂然。余闻之不能寐,后于枕上方作诗‘箫管孤舟悲赤壁,琵琶两袖湿青衫’的诗句以怜之。”

徐霞客过云集,可以说是一段风餐露宿,艰苦卓绝的旅程,是一段有喜悦与诗篇,更充满苦难与伤情的旅程。面对春寒料峭,月明星稀,触景生情之即,他在游记中形容:“晓风砭骨,砂砾裂足,行不能前,止不能已,状如囚鬼。离舟上岸,于湘江东岸往新塘站方向回走,到达香炉山时,天色已晚,又下着雨,只得宿夜香炉山上的茅庵里。”

夜来风雨,花落满地,掐指一算,一晃眼间竟已过去几百年之久。

我猜想,古河街青石板的街道上,每块石板上应当留下了徐霞客当年踽踽独行的足迹吧?

走进无锡 (外一首)

剑君

走进无锡
高铁像走进自己的房间
我像走进一个迷宫
我小心翼翼地
走进，无锡就一站站起
像我打量她一样
打量我

因为春天
无锡的山在返老还童
无锡的水在返老还童
无锡的日子在返老还童
我默念一下无锡
无锡就打出一个喷嚏……

做太湖的客人

1
做太湖的客人
我打算再斯文一些
墙上的灯，今晚
是我床头的月光
翻开“鼋头渚”
我就翻开了太湖

身边的船
是一条不息的河
在太湖，风上半夜写诗
我下半夜写诗

2
一个人
想不闻不问，做不到
想不欲不求，不可能
拿出手机，我在另一个世界
面壁，敲出的每一个字
都是“二泉映月”

3
一块翡翠
一面镜子
春夏秋冬、你我
相继来梳妆

太湖
无锡脸上
一滴
幸福的泪……

今天,我穿行于新塘站,脑海里依然浮现出“日过桅帆千杆,夜泊舟船十里”的盛况。在凋敝冷寂的古河街上,我穿越历史的烟尘还能遇上一袭长衫的徐霞客么?码头停靠的那只摇橹小船,还在千年等候徐霞客的到来?商铺、青石板、码头、窑址,都被徐霞客烙上了厚重的文化历史的印记,这一切,又怎能不与徐霞客的到来有关呢?

古河街一间老商铺的屋顶上升起了一缕白色的炊烟。一个发须皆白的老人满脸宁静地坐在一方漆黑的木凳上。老人脸上波澜不惊的神色,你读不出喜悦还是悲伤。过往繁华及如今的冷落衰败似乎都与他无关。这种淡然的心境,使他难以产生三千浮华之类的慨叹。

历史的路程和现实的风貌总是不经意间就完成了承接转换。就像经纬着它们的条条石板街道,堂皇转眼就已冷落,想来想去,不觉心生黯然。

湘江河畔,春草青碧。江面上如梦如幻的雾气里充盈着一串永久而深远的思绪。新塘站就像一位洞察世事的老人,见惯人间风云际会却又心如止水。新塘站悠久的历史以及文化的厚重,使我难以进行详实的叙述。一步步走近新塘站,触摸青砖黛瓦以及玲珑有致的花窗,我自以为读懂了新塘站的前世与今生,其实我读懂的只是我自己。